

F I N A L D I S T A N C E

THE FINEST HEAVEN IS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SANDALPHU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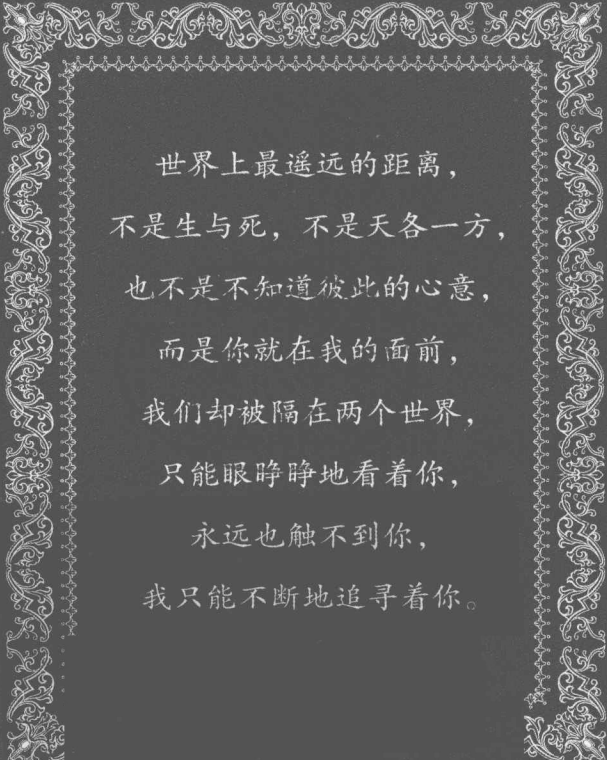
魔睡之界

陈泓希
著

我们在黑暗中寻找的，也许只是自由。
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后，最终将战胜的敌人——是自己。



Final Distance

A large, ornate rectangular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surrounding the central text.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
不是生与死，不是天各一方，
也不是不知道彼此的心意，
而是你就在我的面前，
我们却被隔在两个世界，
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，
永远也触不到你，
我只能不断地追寻着你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魔瞳之界/陈泓希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9. 11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495 - 2

I. 魔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6004 号

书 名 魔瞳之界

作 者 陈泓希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陈泓希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刘和芳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175 千字

印 张 10.5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,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495 - 2

定 价 26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魔瞳之界

CONTENTS

- 1 * 楔子
- 5 * 神秘古堡之门
- 13 * 白色的另一个“我”
- 18 * 午夜魅影
- 26 * 火海逃生
- 38 * 致命“朋友”拉开的序幕
- 50 * 身世之谜
- 60 * 刀锋战役
- 78 * 最后一天之吻
- 96 * 友情的诀别
- 106 * 冒险的开始
- 121 * 法蒂玛的崩塌
- 135 * 与“另一个我”的谈判
- 145 * 法杖初现
- 156 * 殉道者



魔瞳之界

CONTENTS

穿越时空的思念 * 171

此生唯一的三天 * 199

如果注定要离别 * 224

 探寻法杖 * 235

 勇闯机关城 * 243

 飞狮僵尸的密室 * 251

 一切的真相 * 263

 相同的愿望 * 269

 五年的追寻 * 273

 奥洛伊的世界 * 277

 爱与痛的抉择 * 281

 少年首领与“元老派”之战 * 288

 决战昔拉 * 295

 尾声 * 301

 番外 马丘比丘迷踪 * 303

关于《魔瞳之界》的几个关键词 * 328



楔 子

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，地面上蒸腾出的热气使我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恍惚起来。走过这个上坡，整个图书馆——一栋建筑在海边悬崖上的、阴森的哥特式古堡，已经完整地呈现在我眼前。

门前没有停一辆车，整座建筑死气沉沉的，似乎荒废了好多年，没有一丝人气。这里真的有什么研究团来过吗？黑色的大门紧紧地关闭着，它和我的距离是十米。

经过 0.01 秒的思想斗争之后，我终于又向前迈了一步。突然一阵疾风迎面吹来，我的腿仿佛在水底滑过，脑袋里如同有无数蜜蜂撞来撞去，像置身水底一般，胸口被巨大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这时，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，似乎有个人站在我后面。还没等我回头，一只大手已经迅速地捂住了我的鼻子和嘴，另一只健壮的胳膊紧紧勒住了我的脖子。一丝危险的信号袭上心头……

我瞪大了眼睛，叫也叫不出来，使劲用手去掰那只胳膊，瞬间，慌乱驱走了刚才的疲倦。我虽然很高，但不够强壮，如果再挣脱不开的话，我可能就要窒息而死了。我劝说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冷静。

缺氧的滋味越来越难受，容不得我多想了。我猛地踩向他的脚，接着用手肘狠狠地顶向他的肋部。趁他松懈之际，我一弯腰一弓步，把他背了起来，用两手抓住他的胳膊，使出所有的力气将他摔了出去。

我们两个一起倒在地上，我终于挣脱了他。我二话不说，骨碌碌地滚到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才爬起来，不住地咳嗽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那人也很快爬了起来，没有一点儿痛苦的神色。当我看到他的脸的时候，惊呆在原地——这不是三年级的张恒灿吗？

我呆呆地看着他，他为什么要袭击我？我很想问他这是为什么，但张了张嘴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张恒灿站起来，一步一步地逼近。他眼神凶恶，散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气。

我一点点地向后退着，错愕得不知所措。我实在想不出我到底什么时候得罪过他。

我一边躲一边极力地劝说他有事好商量，但他似乎并不这么想。他一言不发，呆滞的目光让我想起了电影里被人控制的傀儡。这时，危机感再次袭上心头，但是，已经太晚了……

因为躲避袭击而不断后退的我已经到了断崖边上，再也无路可退。我呆立在原地，回头看着身后，几颗小石子伴随着泥土滑落下去，迅速跌进拍打着礁石的怒涛中，消失不见了。

我刚转过头，就被张恒灿上前一把握住了衣领。我瞪大眼睛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——他并起右手，用指尖朝我的腹部猛地捅过来，手指就像尖刀一样刺穿了我的身体，又迅速地抽了出来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定格，周围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。

我感到一阵剧痛，脚下一软，跪倒在地上。他似乎有些惊讶，慢慢地松开了手。

我捂住肚子上的伤口，看着鲜红的血从伤口中汩汩地流出来。我缓缓

地抬起一只手，盯着手上的血，它沿着指尖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。

啪嗒、啪嗒……我的耳朵再次听到了声音，大脑一阵阵地“发麻”。是的，我只能用“发麻”这个词来形容。这时我的耳边又响起了第二种声音，那是心跳的声音，扑通、扑通……强烈而有节奏的心跳。我慢慢站了起来，已经丝毫感觉不到疼痛了，不觉得恐惧，也没有愤怒，我的大脑正在“发麻”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杀了他！

我一步一步地朝他逼近，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恐惧。只是一瞬间，他又恢复了亡命徒的姿态，再次向我冲了过来。可是这次他好像撞在了无形的屏障上，在距离我一步远的地方被重重地弹出去，跌倒在地上。等他爬起来的时候，嘴角上多了一抹血迹。

我渐渐靠近他，挥出右手，手上的血都甩在他身上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我的身体似乎不再被意识所控制。

我的血，滴溅在他的脸上、脖子上，在血接触到皮肤的那一刻，这个犹如凶神恶煞的大块头，瞪大的眼睛里，惊恐的神色一览无余，整张脸都因为恐惧而变得扭曲了。也许在他看来，那些血点就像一条条吃人的蠕虫，正在往他的身体里钻。他痛苦地呻吟着，不顾一切地用手抓着被溅上血的皮肤。很快，他的脸上、脖子上就布满了一条条血肉模糊的伤口，变得极其恐怖。

突然，他更加痛苦地惨叫起来，仿佛有一种看不到的火焰在灼烧着他的皮肤，从他的脸上迅速蔓延到全身。他扭曲着身体，不知道如何躲过这场灾难。

在他混合着恐惧、痛苦和绝望的声音里，我就像他刚才刺穿我的身体一样，抬起沾满鲜血的右手，并拢手指，指向他的喉咙……

我看见一道白色的影子，在我的手刺向他咽喉的一刹那，从他背后闪

出来。一股强大的气流，冲破了保护我的那层屏障，直击向我的胸口，将我弹了出去。

我重重地跌倒在地上。这时，我的世界恢复了正常，周围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来。疼痛，顿时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，我的头上立刻渗出了丝丝冷汗，虚弱得无法再站起来。

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看清了那个袭击我的人——白色的长发，那张阴沉的脸，和我一模一样！他正扶着张恒灿。

明亮的世界开始模糊，渐渐变成一条缝，进而在黑暗里消失……

神秘古堡之门

爬过这个上坡，就能看到那处海边的悬崖了。悬崖上面是一栋典型的哥特风格古堡，这个阴森冷峻的建筑，在一片碧海蓝天的背景中显得极不协调。而那里，就是我的目的地，那是我家的祖传古堡。

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在通往海边山崖的公路上，我把双脚支了起来，让自行车借着惯性自己向下滑。道路尽头的那栋教堂似的建筑，就是我家的图书馆。

这栋哥特式的中古建筑是我的曾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的。据说原来是一座教堂，外祖父时期改成了图书馆，但是现在完全看不出来它原来教堂时的样子，十字架、圣像、祭坛一类的东西，完全没有。我很讨厌来这个阴森森的地方，并不是害怕这里会闹鬼，只是一走近它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不舒服。

外祖父把这里传给了妈妈，她的职业之一就是这里的馆长，最近她每天都来这里从早到晚地工作。我真纳闷，这么一个偏僻的、阴森恐怖的地方会有人来看书吗？

我推开沉重的大门走了进去。这里经常是这个样子，你进了门也不会有人来招呼你，空荡荡的大厅里一点儿人气都没有。外面还是炎炎夏日，屋子里却格外阴凉。昏暗的房间里，只有一片透过珐琅彩的窗子照射进来的令人目眩的光。一进门正对着的墙壁上，挂着我曾外祖父的画像，我看见他跟看见学校墙上挂着的那些欧洲名人像没什么区别，一点儿亲切感都没有。曾外祖父是个犹太人，可是除了眼睛有点儿绿以外，我和妈妈身上一点儿都看不出他的影子。

“妈妈，是我！你在哪儿？”进来半天了，也没看见妈妈，我就喊了一嗓子，但没人回答。我又喊了几声，回答我的只有空旷的回声。

我走进藏书室，打算自己找找看。巨大的藏书室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安静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虽然这是我家的产业，但是我从来没走进来过，每次都只在大厅里待一会儿就离开。

藏书室里所有的东西都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原貌，已经有些发黑的巨大红木桌子，长条板凳，斑驳的朱红色地板，嵌在墙壁上坏掉的雕花铁艺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。

在一排桌子的后面，林立着宽宽的红木书架，几乎快要顶到天棚，长长的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

我走进两排书架的中间，手指轻轻拂过密密地插在上面的书。这些书都有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，用酒红色或者墨绿色的硬壳装帧起来，在书籍上印着烫金的花体书名。我漫不经心地一直走下去，一边随意看着书架上的书。我一边走一边想，为什么要把这些书架都长长地并排放在一起呢？这样的话要到对面去不是很麻烦吗？

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我突然停下了，一种异样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，这屋子到底有多大，为什么还没有看到书架的尽头？我回头望了望，那排红木桌子已经变成了微缩的小红点。我又向前看去，两边的书架像两条直线一般，指向一个看不到的终点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感觉眼前的一切变得恍惚、

扭曲了起来。我想闭上眼睛，可是视线却像被黏住了一般，直勾勾地盯着前方。我的呼吸越发急促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一点点地变大，越来越强烈，心脏好像要跳出胸腔一般。我被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拉着，不由自主地继续向前走去。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脚，豆大的汗珠从眉心间滑落。

“尽头在哪里呢？我要找到尽头……”渐渐的，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有这句话不断地盘旋。我的头发轻轻地飘浮起来。风，是从尽头吹来的风吗？风越来越大，我迎着风，走得越来越艰难。两边的书架开始颤抖，仿佛随时都会倒塌，我不得不大大地瞪着眼睛。那是什么？绿色的光？那里就是尽头吗？

风，在一瞬间停了。一只手拍在我的肩膀上，我被吓得魂飞魄散。我一回头，原来是妈妈。

“你这是怎么了？什么时候来的？”妈妈奇怪地问。

我不断地喘着粗气，急忙向前看去，再向前两米，就是对面的墙壁了。我又回过头去，那排红木桌子也在离我四五米远的地方。这究竟是怎么了？

“不对，不对……”我颤抖着嘴唇，喃喃自语，瞪大眼睛盯着前方，刷着绿色油漆的墙壁在灯光下反着光。不对，我明明看见有个白色的人影站在那里——一个拥有高挑、运动员般健美身材的少年，宽阔的肩膀，修长的双腿，小麦色皮肤，只有混血儿才会拥有的深邃又柔和的五官。他穿一身白色的衣服，连齐肩长发也是白色的，薄薄的，像白色的雾一样。他站在那里，用一双深邃迷人、散发着宝石般神秘光彩的绿色眼睛注视着我。

而且，我还记得那张脸，那张脸，就是我！和我一模一样！

“妈妈，你没看见吗？那边有一个人影。”我吞了一口口水，指着书架的尽头问道。

“什么都没看见！我说，你是不是昨晚又偷偷熬夜看恐怖电影了？！”妈妈皱皱眉。

“你，你怎么知道……”我转身看向妈妈，结结巴巴地回答，不由得倒

抽了一口冷气，跌靠在书架上——妈妈身后的阅读区，居然有三个读者！他们就坐在红木桌子旁边，朝我看过来。为什么我进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看见？

当头的烈日照得人睁不开眼睛，但是只有这样的阳光才能驱走我心里的寒意。给妈妈送完东西，我连忙逃离了那个邪门的地方。难道我真的是恐怖片看多了？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到了市区，车水马龙的繁华把我拉回了现实世界。我放慢骑车的速度，因为我实在不想回家。

距离这里十五分钟的路程，就是我的新家。爸爸在我初二的时候死于一场意外。不久前，妈妈再婚，搬到了一栋新房子里。我的过去，与生父在一起的点滴，都随着离开老房子再也无处追忆了。

继父是个对我百依百顺的好人，但我不喜欢，也不讨厌。为了妈妈，住在哪里，和什么人在一起，我都无所谓。有人说我脾气好到没有脾气，怎么可能，那我不成圣人了？

昨晚我早早地就上了床，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果然神清气爽。我跨上自行车，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前往学校。

哗……哗……一个声音从背后由远及近地传来，“喂，索嘉楠！你这个狡猾的家伙，为什么不等我一起走？”一个红色短发少女蹬着一双单排轮滑追了上来，不由分说就跳上了我的自行车后座。

天！我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忘了说了，这个家伙是我继父的女儿，现在是和我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妹妹，而且五天前她还成了我的同班同学，叫做陶淘。不过她确实有些活泼过头了。

午休，学校食堂。陶淘来到我的餐桌前，“加入我们‘神秘现象研究社团’吧！”

“你知道我已经加入篮球队了。”我摊开手，表示不行。其实我实在不想跟她扯到一块。

“切，你们那个篮球队不是暂时不用训练了吗？”陶淘酸溜溜地说，“看来我是请不动你这个 MVP 了……”

这个恶毒的女人！

坐在我身边的同桌兼我唯一的好友也帮她说话，“你就帮帮你妹妹嘛！”

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我就给她点儿面子好了。

放学后，我被陶淘拉着来到位于旧教学楼三层的美术教室里，这里就是神秘现象研究社团的活动室。旧教学楼现在已经不怎么用了，这个三层的木质结构建筑就沦为仓库和学生们搞社团活动的基地。

一进门，只见几个人围坐在教室中央用课桌拼成的一个大方桌旁。陶淘一一给我介绍——那个一看见我就冲我招手示意的热情帅哥是二年级七班的雷熙尧，七班就在我们班隔壁，可是我对他一点儿印象都没有；那个戴着圆圆眼镜的刺猬头小胖子正在鼓捣笔记本电脑，他是一年级的林舜，绰号阿 P，看起来是个 IT 高手；那个高大威猛的哥们儿长着一张扑克脸，一直保持着面无表情的严肃状态，看着就像个黑社会的杀手似的，让人不寒而栗，他是三年级的张恒灿。

林千惠！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在角落里坐着低头看书的，正是我们学校校花三年级的林千惠。她的一头秀发像瀑布一般倾泻下来。她怎么会加入这种扯淡的团体呢？

“喂！眼睛都直了！”陶淘捅了捅看得发呆的我，“这位，我就不用介绍了吧？”

“啊！”我尴尬地点了点头。

这个美术教室的窗户上挂着画素描时挡阳光用的厚厚的黑色窗帘，教室四周放置静物的桌子上摆着佛像、圣母、玛雅图腾，墙上挂着十字架、

拂尘、巫女火刑的油画，各种神秘现象的图片……古今中外的东西被不伦不类地摆在一起，却也有那么点儿味道。

我坐了下来，心想，就这么几个人的小社团，很快就会解散吧。

陶淘走到讲台前。难道刚转来五天的她就是社长？

“今天所有的社员都到齐了，那么我们就开始谈论一下要研究的第一个方向。”她环视了一下，“索嘉楠同学，你有好的建议吗？”

“我？”我耸耸肩，指着教室里的一圈东西，“麦田怪圈、外星人、水晶头骨、百慕大之谜……不是很多吗？”

“那样就太没意思了！”没等我说完，雷熙尧就无聊地摆摆手，“这些东西已经被媒体炒烂了！要我说呀，我们就研究更神秘一点儿、人们都不知道的東西！”

“对啊对啊，比如说历史上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拥有神秘力量的团体！”阿P推了推眼镜，接话道。

我明白了，这个社团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，难道他们想搞第二个骷髅会？张恒灿和林千惠依旧低头不语。

“据我所知，有一个十分古老而又神秘的团体，叫做‘火星天’，我们就从这里入手怎么样？”陶淘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，故意压低的声音显得格外恐怖。

“火星天！？”我带点儿调侃意味地脱口而出，“该不会是地球太危险，他们想回火星吧！”

“喂！你正经一点儿好不好啊？我把你找来不是让你捣乱的！”陶淘有些不高兴地白了我一眼。

“为什么是‘火星天’而不是火星呢？它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吗？”林千惠突然问了一个看似很白痴的问题，其实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“其实它们之间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”雷熙尧笑了笑，做了个耸肩的动作，“‘火星天’源自关于天使的神话传说。据说天界分为七重，第一重叫

月球天，第二重水星天，第三重金星天，第四重太阳天，其中的第五重就是火星天。”陶淘接着说，“每重天的环境和含义都有所不同，火星天是最特别、反差最强烈的一个地方。那里的南方景色优美，舒适宜人，是殉教者的灵魂被赐居地；北方则是荒凉的废墟，即被称作马洪地狱的地方，是惩罚天使们的牢狱。”

“‘火星天’起源于何时何地已经无从追述了。与其说它是一个宗教教派，不如说它是一个神秘的团体更合适，因为它没有崇拜的神祇，只有一位作为精神领袖的大法师，很奇特吧！”阿P推了推眼镜，兴奋地说，“但是它的资料非常少，发展历史也极其诡秘，所以我特地建了一个网站，对外征集相关的消息。”

“是挺神秘的哈。”我无聊地迎合道。

火星天？马洪地狱？不知为何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片冰冷、荒凉、阴森的世界，那是惩罚天使们的炼狱。他们忍受着寒冷、孤独，得不到太阳的温暖，让我想到被世界遗弃的人心，是否就像是马洪地狱一样呢？

我一门心思地想溜号，以至于根本没听清他们之后说了什么，我也不想去听。

好不容易混到了散会，陶淘凑上来问我感觉怎么样。我说不如组个漫画部或者魔幻小说俱乐部，会更合适。

晚上回到房间，我站在镜子前面，端详着自己的脸。那天在图书馆里看到的幻影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，就是那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影。我久久地注视着镜子中自己的眼睛，恍惚间，他对我笑了一下，阴森地充满仇恨地翘起嘴角。我大吃一惊，连忙向后退去，抓住身后的椅子不敢动弹。等我平静之后再看向镜子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难道又是我的幻觉？

我长出了一口气，栽倒在床上。

我的房间在阁楼里，与楼顶的天台相通。天台上建了一个玻璃暖房，

我把阻隔的墙打通，让房间和玻璃房连在一起，这样躺在床上就可以看见天空。我仰望着星空，想着心事。在这片浩瀚的宇宙中，我只想做个平凡的人，度过平凡的一生。

以前的我做了太多年少轻狂的事情。经历越多，我就会越想要平平淡淡地生活下去。趁着自己还年轻，抓住青春的尾巴，不要想太多，像个正常的小孩子那样过日子。

眉毛上和嘴唇上打的洞早就长好了，左耳上的五个耳洞还有，穿过耳骨的那三个已经不再疼了。时间可以抚平一切伤口，可以冲淡一切回忆，可以让你随着它的洪流不得不向前走，而我将要去往什么地方？我的方向在哪里？想着想着，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……